

July 2024

The Image of the Tiger and the Theme of Desire in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Haixiao Zh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Recommended Citation

Zhu, Haixiao. 2024. "The Image of the Tiger and the Theme of Desire in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4, (1).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4/iss1/8>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虎”意象的寓意与《金瓶梅》的欲望主题

朱海啸

摘要:“虎”在《金瓶梅》中是一个象征欲望的意象。词话本中以武松打虎开篇,通过武松打虎与小说其他情节的映射,警示读者“虎中美女”,即色欲的危险;崇祯本第一回则暗写武松打虎,明写玉皇庙观虎,通过二者的互相映射,揭示了财色之欲诱惑与危险并存的两面性;将虎作为象征欲望的意象,其灵感当来自道教内丹学理论,贯穿《金瓶梅》的“龙虎斗”结构以道教理论否定了西门庆等人纵欲的合理性;虎意象体现了《金瓶梅》中观念的丰富与复杂,对这一意象的使用,是服务于《金瓶梅》的欲望主题的。

关键词:虎; 意象; 金瓶梅; 欲望; 主题

作者简介:朱海啸,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明清近代文学与文论研究。通信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中文系,200433。电子邮箱:TsunamiZhu@outlook.com。

Title: The Image of the Tiger and the Theme of Desire in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Abstract: The tiger is an image that symbolizes desire in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The ballad edition begins with Wu Song fighting a tiger. By paralleling Wu Song's battle with the tiger and other plotlines in the novel, it serves as a warning to readers about the danger of “tigers” in the form of beautiful women, representing the peril of lust. In the Chongzhen edition's first chapter, it subtly depicts Wu Song fighting the tiger while explicitly describing the tiger at the Jade Emperor Temple. Through the juxtaposition of these two scenes, it reveals the dual nature of temptation and danger associated with wealth and lust. The view of tiger as a symbol of desire is informed by the Taoist theory of internal alchemy. The “Dragon and Tiger Battle” structure that runs throughout the novel challenges the rationality of indulging in desires, as it aligns with Taoist principles. The image of tiger embodies the richness and thematic complexity of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and its use serves the overarching theme of desire within the novel.

Keywords: the tiger; image;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desire; theme

Author: Zhu Haixiao is a Ph. D., candid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areas cover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in Ming-Qing and modern times. Address: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No. 220 Handan Road, Shanghai 200433, China. Email: TsunamiZhu@outlook.com.

阅读《金瓶梅》的读者很难忽略小说中时隐时现的“虎”意象。不论是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下文简称词话本),还是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下文简称崇祯本),在小说开头第一回都使用了“虎”这一醒目的意象:词话本大段照搬《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故事,作为全书的引子;崇祯本中,武松打虎的过程被弱化,但依然通过玉皇庙观虎的故事,使读者对虎意象留下了深刻印象。除了首回之外,虎意象还穿插在小说的许多情节之中,崇

祯本及张竹坡的批评也对此有特殊的关注。虎意象的内涵及其与《金瓶梅》主题的关系,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讨论。

一、虎中美女与打虎英雄:词话本“虎”意象与色欲的映射关系

作为《金瓶梅》早期最重要的两种版本,词话本和崇

祯本第一回的文字差异明显。虽然崇祯本对词话本多有修改增删,但正如浦安迪所说,两种版本的最重要区别还是在于对第一回的全然不同处理(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48)。词话本第一回大段照搬《水浒传》中武松打虎一节,但在故事开始之前,开篇就告诉读者,这部小说讲的是一个“虎中美女”引发的悲剧:

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锦衣穿罗,再不能施朱傅粉。静而思之,着甚来由!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端的不知谁家妇女?谁的妻小?后日乞何人占用?死于何人之手?正是:说时华岳山峰歪,道破黄河水逆流。(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上)》3)

古代小说多有人虎互化的情节,其中专有一类讲虎女情爱(胡湖 35),宋明以后,女性化虎观念逐渐演化出贬义(周俐 42—44)。《金瓶梅》以虎比美女,字面上看来是囿于时代局限而对女性的贬低,告诫读者沉湎女色终将招致危害,“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在武松打虎之前大谈“虎中美女”,似乎是对这种传统价值观的再次确认。然而小说的重点并不是武松如何惩处“虎中美女”,关于红颜祸水的陈词滥调和面对情欲时个人应“持盈慎满”这两种观点,在词话本中同时出现,且这种对立贯穿全文,可见“虎中美女”之喻不仅仅是贬低女性的旧调,更应视之为对性欲和失序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男性、女性在性别关系中的责任或罪孽的探讨(Satyendra 93)。陈利娟就认为,“虎中美女”不仅指潘金莲,也指向男权文化的“人间丑态”(陈利娟 王齐洲 151),引人沉湎其中终至丧生的情色欢娱、酒肉流连,皆是噬人之虎狼的变相(陈利娟 41)。这些情色欢娱、酒肉流连的人间丑态,都是由放纵的欲望而起,如果将“虎”理解为对欲望的隐喻,则可以看出作者在小说结构上的巧妙安排:他将武松打虎置于全书开头,并特别拈出“虎中美女”多加渲染,这并非仅是一个引子,而是理解小说整体立意的关键,小说其他情节对欲望的描写和讨论,可以从最开始的武松打虎故事中找到影子,可以说武松打虎就是整部《金瓶梅》的一个预演。在第一回中,至少可以找到三种与虎有关的映射。

第一,虎与女主角潘金莲的映射。虎中美女,在字面上显然是指潘金莲,正是她与西门庆的通奸,引出了整个《金瓶梅》的风情故事。除了在开篇直接解释“虎中美女”之外,第一回中还有一处暗示了潘金莲和老虎之间的映射关系:武松打死景阳冈老虎之后,得了“赏钱三十两”,

而潘金莲从王昭宣府里被卖出去时,也是“三十两银子转卖与张大户家”(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上)》8—10)。通过两个相同的价码,小说一开头就确立了虎和潘金莲之间的等价关系,向读者明示“虎中美女”的所指。这个数字绝非出于巧合,在《水浒传》中,武松打虎所得的赏钱是一千贯,而潘金莲在《水浒传》中没有王昭宣府的生活经历,《志诚张主管》中的桥段多为《金瓶梅》写潘金莲出身处借鉴,而故事中的小夫人也并非以三十两的价格被卖与他人。所以,这个“巧合”,一定是《金瓶梅》的作者有意为之,正是对全书开头“虎中美女”之喻的绝妙照应。

第二,猎户偷窥武松打虎与全书其他窥春情节的映射。在《水浒传》中,武松是在打虎之后下山路上偶遇猎户的:“武松[……]一步步捱下冈子来。走不到半里多路,只见枯草丛中,钻出两只大虫来。”(施耐庵 201)然而在词话本中,猎户在武松打虎时全程在场,并躲在暗处偷窥了全过程:

只见那两个大虫于面前直立起来,武松定睛看时,却是个人,把虎皮缝做衣裳,头上带着虎磕脑。那两人手里各拿着一条五股刚叉,见了武松倒头便拜,说道:“[……]我们在此观看多时了。端的壮士高姓大名?”(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上)》6—7)

武松偶遇猎户的细节与打虎故事本无太大关联,这种改动似乎并无必要,应当结合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偷窥来理解。《金瓶梅》中反复出现偷窥场景,据统计,全书共有17回出现偷窥情节,其中13回都涉及情爱内容(史小军 29),但在讨论《金瓶梅》中的偷窥时,论者往往忽略了全书的第一次偷窥——猎户对武松的偷窥。武松打虎的暴力血腥的场面,和书中被偷窥的激烈的性爱场面形成呼应,预示了小说之后循环出现的窥春场景。虽然词话本大段抄改了《水浒传》,但通过这样一个情节的改写,《金瓶梅》确立了与《水浒传》截然不同的审美倾向:武松打虎不再是江湖上的英雄传奇,而是被偷窥的戏剧场面,作者的兴趣正在那些需要偷窥的场景中。从这类修改可以看出,《金瓶梅》对《水浒传》的改编,反映了小说的关注点由“公”向“私”的转向(黄卫总 78—79)。打虎,本是一个公共事件,不需要也不应当被偷窥,但在《金瓶梅》的作者笔下,武松打虎的公共性却让位于私密性,不再是水浒英雄故事的一部分,而是潘金莲、西门庆等人淫行的一个象征,暗示发生在私宅中的欲望纠缠将一直处于被窥探的境地。

第三,老虎伤人与色欲伤人的映射。在武松打死老虎之后,猎户对武松说“这只虎,夜夜出来,伤人极多”(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上)》7),这无疑让人联想到夜

夜在床上吸人骨髓的、以潘金莲为代表的“淫妇”。但被这只“虎”所伤的不仅仅是男人。无论是西门庆还是潘金莲、庞春梅,最后都死在了纵欲上——如果我们把标准放宽一点,那么武大郎也是“死在床上”的。另外,夜夜伤人的,只有潘金莲吗?《金瓶梅》中的几处凶杀情节可以作为参考。《金瓶梅》中的凶杀场面主要有五个,包括:武松打虎、潘金莲谋杀武大、潘金莲折磨重病的西门庆、武松杀潘金莲、张胜杀陈经济。除了张胜杀陈经济的时间比较模糊,其余几次凶杀都发生在夜间,正应了“夜夜出来”之语。老虎要吃武松,结果为武松所杀;潘金莲因自己欲求不满,先后害死两个丈夫,并最终死在武松手里。纵欲之人最终都被欲望所害,武松拳下的老虎已然暗示了书中纵欲主人公们的下场。

由此可见,虎意象在第一回反复出现,隐喻着书中危险的欲望,将武松打虎置于篇首,是《金瓶梅》构建其欲望叙事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个情节有总领全书的作用。虽然《金瓶梅》中财欲、色欲是密不可分的,追求性和追求金钱的两种危险常常被归为一谈(Satyendra 93),对于财欲的批判也同样贯穿全书,但在词话本中,无论是“虎中美女”的比喻,还是武松打虎与后文各种情色场面的映射,都说明虎确实更多地象征色欲。在崇祯本改写了第一回之后,《金瓶梅》“犯罪财色”、劝诫世人警惕对于财色的无尽索求的主旨就更加明白了。

二、欲望的诱惑与危险:崇祯本“虎”意象的两重寓意

崇祯本的第一回,不再直接挪用《水浒传》武松打虎的段落,而是以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始,虎和武松打虎的故事在众人人口中影影绰绰地被提起,众人在玉皇庙聚会时,遍览庙中神像,最终目光落在赵元坛——赵公明的像上,“上首又是一个黑面的是赵元坛元帅,身边画着一个大老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上)》71)。虎意象的初次登场,不再是武松拳下的真虎,而是赵公明像中的画虎。与词话本的“打虎”一样,崇祯本“观虎”一节同样蕴含丰富的隐喻。

崇祯本的“虎”与财欲之间的关系更为清楚。西门庆等众人通过围观赵公明的方式间接地观看了打虎的过程,而在民间信仰中,赵公明的神格较为复杂,最早是瘟神和冥神,最晚自宋代起,赵公明的财神神格逐渐在他众多神格中占据上风(聂晓 106—107)。但恶神的神格依然存在,《北游记》中就有赵公明作乱被收伏的故事(吴元泰 236—237)。由此可见,赵公明在晚明有两重神格:财神和恶神。作为财神,他可以带来财富,而作为恶神,赵公明往往会带来死亡的阴影。赵公明的坐骑黑虎,也具有这种两重性:自宋代起,虎在民间逐渐成为财富的象征,骑虎也与富贵产生关联,敦煌遗书斯620《解梦书·山

野禽兽篇第卅三》就有“梦见骑虎行大富贵”句,苏辙《次韵子瞻端午日与迟适远三子出游》也有“士生际风云,富贵若骑虎”句,在这些用法中,“骑虎”有两种相反的解释:一为富贵之命如同骑虎一样难以摆脱,一为富贵如同骑虎一样危险(张富春 126—130)。所以,西门庆众人观虎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演绎一个关于财欲的寓言,白赚光和谢希大的对话更加直白地揭示了这一层隐喻:

白赚光指着道:“哥,你看这老虎,难道是吃素的,随着人不妨事么?”伯爵笑道:“你不知,这老虎是他一个亲随的伴当儿哩。”谢希大听得走过来,伸着舌头道:“这等一个伴当随着,我一刻也成不的。我不怕他要吃我么?”(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上)》71)

万志英(Von Glahn, Richard)对另一位财神——五通神的分析表明,即使五通神的财神神格逐步确立,其邪神的神格同样深入人心,可见对于贪财可能带来的颠覆性的、潜在的危险后果,民间有着强烈的认知(Von Glahn 17)。所以,白赚光和谢希大对老虎的恐惧,不仅仅是对猛兽的本能畏惧,更是作者借二人之口提示读者,对财欲须怀有戒惧之心,财欲和老虎一样,既可以带来财富,也意味着致命的危险。

崇祯本第一回虽然强调了虎与财欲的映射关系,但虎与色欲之间的映射依然成立。明末其他小说中,有赵公明之黑虎化为少年女子勾引路人以为己食的故事,见《北游记》卷三:

却说上界黑虎神,乃是赵公明部将,见主不在,亦变作一个少年女子下界,于深山中藏身。常于路旁假装悲哭,千计百较拿人吃。[……]祖师知是妖精,用右手一扯,那妖精大惊便走。祖师赶近,用七星剑一指,那妖变出本相,却是一个黑斑大虎。公明一见,向前用鞭便打,那虎见是主至,跪倒在地告饶。公明带虎见祖师,祖师大喜不题。(吴元泰 238)

赵公明与虎,这两个形象的呼应,不仅象征着财欲的两面性,也象征着色欲的危险。同时,崇祯本第一回的故事场景由词话本的景阳冈转移到了室内,读者的目光随着西门庆的活动,由西门庆的内宅走向玉皇庙的殿堂,这意味着崇祯本的改编者同样对门户之内的“私”有特殊的关注。所以,虽然崇祯本第一回隐去了“虎中美女”的直截比喻,但虎依然意味着色欲的危险,相较词话本,崇祯本兼具对财、色两种欲望的关注。

赵公明和武松之间的隐秘联系也颇显改编者的巧思。在第一回中,玉皇庙观虎与武松打虎是两条平行的

故事线,而在民间传说中,赵公明同样以善于伏虎著称。明代戴冠《濯缨亭笔记》卷六载上官景以“玄坛法”伏虎之事,并称“盖道家谓玄坛神能伏虎耳”(戴冠 182),《封神演义》中也有赵公明伏虎故事:“话说赵公明见一黑虎而来,喜不自胜:‘正用得着你!’掉步向前,将二指伏虎在地,用丝绦套住虎项,跨在虎背上,把虎头一拍,用符印一道画在虎项上,那虎四足就起风云,霎时间来到成汤营辕门下虎。”(许仲琳 315)前引《北游记》中赵公明部将黑虎变为美女为祸,最终亦是赵公明降伏之,可见赵公明伏虎故事在明代传播甚广。在第一回一明一暗两条故事线中,各有一个打虎人,武松就是民间信仰中的赵公明在现世的投影。

而武松打虎也同样体现了与赵公明骑虎这一意象相似的两面性:与虎搏斗,既可以带来丰厚的赏金,也意味着巨大的危险。田晓菲将武松称为“死亡施与者”或曰“死亡使者”,他一出场就和鲜血和红色联系在一起,他的形象蕴含着无穷的暴力与残忍(田晓菲 25)。其实这只是武松形象中“恶神”的一面,正如赵公明的神格兼具善恶两面,武松亦是如此。武松在刚一出场时,因打虎而获得了社会地位和财富,更多地充当了保护神的角色,但随着欲望的膨胀,潘金莲变成了一只“老虎”,最终武松以残忍的手法杀死潘金莲,展现出了他死亡使者的一面。现实世界中的“打虎人”,与民间信仰中的“伏虎神”,在第一回中交替出场,通过这种安排,使武松分享了赵公明的神格,他既是守护神,同时也是最终的裁决者。赵公明和武松之间的映射关系说明,无论是在信仰世界,还是在人间,对欲望的放纵终将带来死亡与毁灭。

明确了虎的欲望隐喻以及赵公明的双重身份之后,更可以体会到崇祯本结构安排的苦心:先是众人看到了一只虚构的虎,“上首又是一个黑面的是赵元坛元帅,身边画着一个大老虎”,而后作者借吴道官之口,介绍了一只现实中的真虎——景阳冈的吊睛白额老虎,但紧接着,应伯爵又说了一个关于老虎的笑话,话题从现实的虎患又被拉回虚构的老虎上。但那只真虎几天之后再次出现,应伯爵将武松打虎作为“一件稀罕的事儿”转述给西门庆。画虎与真虎两种形象交替出现,这不仅是将武松打虎由实写转为虚写,更是将词话本中实体的“虎”抽象化,由一个具体的虎转为一种象征。无论是传说中的景阳冈老虎,还是神像中的老虎,其凶恶的形象都是出自转述,从未真正出现,画虎与真虎、伏虎神与打虎人的界限,在“观虎”的过程中逐渐模糊。词话本以《水浒传》“武松打虎”起首,崇祯本则明写观虎,暗写打虎,互相映射,构成了一个双层的结构,这种安排将词话本散漫的开头修改得丰富紧凑,更像一个隐喻现实世界的寓言。

崇祯本的这种修改,也体现出了它与词话本另一重要差别,即由“单说情色”转向“独罪财色”。这从崇祯本与词话本截然不同的开篇可以看出:

说话的为何说此一段酒色财气的缘故?只为当时有一个人家,先前恁地富贵,到后来熬甚凄凉,权谋术智,一毫也用不着,亲友兄弟,一个也靠不着,享不过几年的荣华,倒做了许多的话靶。内中又有几个斗宠争强,迎奸卖俏的,起先好不妖娆妩媚,到后来也免不得尸横灯影,血染空房。正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上)》63)

可见,在崇祯本开头奠立的基调之下,整部小说重点在于展示纵欲生活导致的道德败坏和秩序消亡,这种“欲”,既包括财欲,也包括色欲,词话本开头说“单说着情色二字”,但崇祯本却说“惟有财色二者更为利害”,强调财与色同样需要被重视。张竹坡在《竹坡闲话》中就提出:“本以嗜欲故,遂迷财色;因财色故,遂成冷热;因冷热故,遂乱真假。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趋承,使我之真者皆遭其荼毒。所以此书独罪财色也。”(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上)》6—7)这是崇祯本相比词话本的一个变化。词话本偏重于表现色欲的危险,但张竹坡看来,“财的利害,比色更利害些,是此书本意也”(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上)》140)。崇祯本的编辑者巧妙地借用了民间的赵公明信仰,通过赵公明及其坐骑黑虎的意象,以及武松打虎与赵公明骑虎的对应,隐喻财色之欲——尤其是财欲——的诱惑与危险。总体来看,崇祯本对词话本的改编算不上脱胎换骨,但第一回的改编至少体现出了修改者调整主题的努力。

三、“龙虎斗”:道教意象的镶嵌及其寓意

以虎喻女性,并非始于《金瓶梅》,民间将悍妇比为“母大虫”“母老虎”的用法,至迟在唐末宋初就已见诸文献(石进花 177)。但总体而言,明代以前与虎有关的文学作品,其类型依然以人虎互化为主。无论是化虎之人还是化人之虎,都是具象的,到了《金瓶梅》这里,虎不再是实际参与到叙事进程中的实在之物,而是一种象征欲望的意象,这拓展了虎在中国叙事文学中的意义。

而将虎作为意象使用,这一灵感当是来自道教的内丹理论。道教中的“虎”往往与“龙”并用,是从上古时期的龙、虎崇拜高度抽象而来的宗教概念。内丹术典籍多以龙虎喻阴阳“药物”,代表内丹修炼时于人体内炼养的“元神”与“元气”,这反映了内丹道派主张性命双修的基本“药物”理论(李健 282),如《周易参同契》:“龙呼于虎,虎吸龙精;两相饮食,俱相贪便;遂相衔咽,咀嚼相吞。”(魏伯阳 277)自汉代以来,龙虎这一组对立概念,与姤女婴儿、铅汞等一样,逐渐成为固定的道教术语。殆至明代中叶,由于成化皇帝、嘉靖皇帝等统治者对炼丹修道

的热衷及对方士的追捧,对道法、方术的痴迷成为明代中后期的风尚,道教的相关理论也得到进一步拓展。而在各种修炼的法门中,房中术既能求长生,又能享乐,最能激起上自统治者、下至普通百姓的兴趣。世风变易,在上层统治者的带动之下,“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鲁迅 143),房中术重新焕发生机,许多房中书连篇累牍使用内丹术语描述男女交合采补之术,与内丹典籍往往很难区分(潘建国 59—60)。龙虎可以比喻男女两性,而争斗、交战在房中术中被引申为性交(高罗佩 205—206),故而龙虎交战等说法可以被视为男女交媾的房中术的代称(顾森 21),龙虎这一组意象,因此有了两重意义:既是道教内丹修炼的玄妙原理,同时又有饱含欲望的色情意味。

西门庆家中就有一组“龙虎斗”,这一“龙虎斗”的结构通过与西门庆、潘金莲二人的生命绑定,成为一个贯穿全书的隐喻。词话本第四回中,潘金莲曾问起西门庆的年纪,从而得知西门庆属虎,词话本此处有眉批——“可以龙虎相斗”(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上)》119),因为潘金莲属龙而西门庆属虎,故而以“龙虎斗”概括西门庆、潘金莲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中西门庆、潘金莲二人生肖“龙虎斗”的安排,并非继承自《水浒传》。在《水浒传》中,西门庆出场时 28 岁,《金瓶梅》改为 27 岁,属虎;在《水浒传》中,潘金莲出场时 22 岁,《金瓶梅》改为 25 岁,属龙。对二人年龄的改动,反映了作者对人物属相设置的特殊兴趣,即以二人凑成一对“龙虎斗”。但这一改动,并非以二人的交合来演绎合乎养生的房中术。在内丹学说的框架之下,房中术乃是一种养生术,男女交合的过程可视为一种修炼,以达到长生的目的,内丹学说中的龙虎之喻,是龙男虎女,如《周易参同契》说“龙阳数奇,虎阴数偶”(魏伯阳 307),在阴阳和谐的理想情况下,家主西门庆本该是龙,而“虎中美女”潘金莲本该是虎。浦安迪也曾从“龙虎斗”的角度解释西门庆、潘金莲二人的关系,他认为在二人的属相之外,西门庆是家庭中微型的皇帝,而金莲名字中的“金”“莲”两字会使人联想到肃杀的虎象,“她正与西门庆这条龙紧紧拥抱,拼死搏斗,都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已”(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89)。然而,与浦安迪“龙男虎女”的解释不同,潘金莲和西门庆二人的属相是“虎男龙女”,二人的龙虎属性被有意混淆、颠倒了,属龙的潘金莲与属虎的西门庆缠斗在一起,与房中术追求的阴阳调和完全相反。“龙虎斗”的真正意味,正在这种颠倒之中,后来的艳情小说多以房中术“于男有补”来鼓吹纵欲(刘书成 30),而《金瓶梅》以龙虎易位的写法,用房中术的理论否定了西门庆、潘金莲二人纵欲的合理性,在他们的关系中,没有房中术所追求的采阴补阳,只有混乱失序的阴阳颠倒。

从生肖属相看,西门庆家庭内部的混乱远不止于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淫乱:李瓶儿属羊,无论面对属虎的西门

庆还是“虎中美女”潘金莲,都是“羊入虎口”;而吴月娘的属相是龙,家主和主母之间也是颠倒了“龙虎斗”之局。几个主要角色的生肖安排,使得西门庆的家庭中充斥凶险的气息,究其根本,是西门庆的淫欲导致了男女关系的阴阳失调,进而导致了家庭的混乱凶险。推而广之,围绕西门庆的种种混乱与颠倒,是整个社会混乱颠倒的一个缩影。吴月娘就两次将家庭关系的错乱与国家纲常的混乱相提并论:“如今这屋里乱世为王,九条尾狐狸精出世[……]恁没道理昏君行货!”(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上)》295)“如今这一家子乱世为王,九条尾狐狸精出世了,把昏君祸乱的贬子休妻。”(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上)》330)不仅作为个体的西门庆等人的“修炼”是失败的,整个世界的秩序都在发生颠倒,变得“乱世为王”。这正体现了“龙虎斗”在宗教、色情上的双重意义:房中术中的“龙虎斗”,致力于个人欲望的满足与平衡,而内丹学说中的“龙虎斗”,致力于由人体乃至宇宙整体的阴阳调和,过度追逐欲望,最终将导致人体的阴阳失和,进而扩展至家庭的失和、国家的颠覆乃至整个世界的颠倒,在颠倒的世界里,这种破家亡身的故事还会继续重演,循环不止。

由此可见,《金瓶梅》有着浓厚的道教色彩,道教中原有的成体系的宗教比喻,被作者借鉴,镶嵌入了《金瓶梅》,服务于小说的寓意系统。除了龙虎斗之外,第二十七回中,西门庆在与潘金莲醉闹葡萄架的中途“撒了妇人”,在花园中追逐庞春梅。春梅先是冲向山顶(正如呼吸首先冲向身体的首脑部位);然后,她沿着“羊肠小道”返回山“腰”。追逐结束时,西门庆问“角子门关上了不曾”,暗示躯体中下部的丹田之门在吐纳结束前必须牢牢关闭,这一趟追逐仿佛呼吸吐纳的过程一般,同样可以被视为一个内丹修炼的隐喻(Satyendra 91)。在崇祯本中,道教的寓意更加浓厚,第一回被改写之后,叙述的起点变为道教的玉皇庙,张竹坡即指出:“至于玉皇庙,即《黄庭》所云灵台也,天府也,此吾之心也。故云有道人出入,盖道心生也。”(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下)》1197)《金瓶梅》的命名可能也与“香焚宝鼎,花插金瓶”句有关,这句诗就是一个道教内丹修炼的隐喻(钟来因 404)。但一系列道教隐喻的镶嵌,并不意味着《金瓶梅》是一部演绎炼丹过程的证道之书,恰恰相反,书中的人物完全背离了正道,走向了修炼的反面:道教的内丹法及房中术,是追求阴阳和谐以求长生的修养术,龙虎交合原来应当是一种有益的修炼,但西门庆、潘金莲之间的“龙虎斗”却阴阳颠倒,二人也最终因淫欲而死;合乎道法的呼吸吐纳对身体有益,但西门庆却在依吐纳之道追逐春梅之后,继续其与潘金莲之间变态的性交,大悖于养生之道;玉皇庙是灵台天府,但是其中来往的却是西门庆之流,正如张竹坡所言:“吴道官,盖喻言西门庆等,心中无天理,无道心也。”(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下)》1197)在西门家这一大鼎

炉中,充满了龙虎异位、纲常错乱的颠倒景象。通过对各种道教法则的逆反,作者明白地告诉读者,书中人物们的“修炼”是完全失败的。

四、“虎”意象与《金瓶梅》的欲望主题

关于《金瓶梅》的主题,现代学者提出了影射说、暴露说、新兴商人悲剧说、为市民写照说、社会风俗史说、人性欲望主题、劝诫说、愤世嫉俗说等多种看法(赵佳佳 22—23)。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什么给这样一部内容驳杂的小说提供了内在的统一性?朱刚在对《西游记》的分析中指出,通俗小说中的观念往往混杂模糊,真正在观念层面给一部小说带来“统一性”的,是各种世俗生活中的大众智慧,而非某一种特定的思想(朱刚 111)。《金瓶梅》也一样,无论佛教、道教,还是儒家思想,都不足以解释小说中丰富而复杂的观念,虎意象就体现出了这种复杂性:词话本“虎中美女”之喻,是对文学传统中“美女如虎”概念的拓展;崇祯本中赵公明骑虎的意象,脱胎于民间的赵公明信仰及黑虎信仰;而贯穿全书的“龙虎斗”,则取自道教的内丹修炼理论。这些观念,既不能以某种特定的思想、宗教来框限,也不能单纯从“影射”“暴露”某一角度去解释。由此可见,《金瓶梅》同样是一个各种观念的混合体,如果说这些观念存在某种统一性的话,那么这种统一性就在于,小说的各种情节以及涉及的各种意象,大多是围绕着对欲望的认识展开的。换言之,给《金瓶梅》带来统一性的,是一种关于“欲望”的大众智慧。

从这一角度看,小说中的各种话题都与欲望有关。在《金瓶梅》的世界里,欲望是商品化的,比如对武松打虎的赏格和潘金莲身价的修改,是为了与小说其他部分产生呼应或联想,关于性的隐喻,与关于金钱或经济的隐喻是分不开的;欲望也规定了小说的结构,小说并不是西门庆追逐欲望的单线叙事,而是以众多人物的欲望交织构成了细密的叙事网络(Luo 141)。对现实问题的暴露、对时事的影射、对社会风俗的描绘,都围绕着欲望展开,书中各色人物因追逐金钱、地位、淫欲满足而演绎出的一系列故事,本质上都是追逐欲望的故事,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词话本还是崇祯本,首先被看到的主题虽然都是对社会生活的“暴露”,但《金瓶梅》并非仅仅是对西门庆等人恶行的简单暴露,更是对欲望危险性的暴露,暴露了西门庆等人放纵欲望的严重后果,这种后果通过纵欲主人公的命运悲剧和腐败朝廷的覆亡呈现给读者。潘金莲一人之生死、西门庆一家之盛衰、徽宗朝廷一时之兴灭,也只是庞大的世俗生活中的特殊侧面,作者赋予了这一破家亡身的故事一种普适的意义:对财和色的无尽索求,对欲望不加克制的放纵,终将导致个人身体乃至整个社会的混乱失序,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这是《金瓶梅》在暴露之后的欲

望主题。其实在词话本廿公跋中,就已经揭示了这一点:

《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上)》跋3)

“曲尽人间丑态”,是为了“有所刺”的“寓言”服务的。至于“中间处处埋伏因果”的佛家说教,恐怕只是为避免“淫书”之斥而施的障眼法而已,整部小说就是一个关于欲望的寓言。

要完成一部寓言式的小说,对意象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张竹坡的《金瓶梅寓意说》详细罗列了物象与人物在“名”的层面产生的联系,所谓“因物有名,托名摭事”,人物的姓名就是最直白的寓言,一个人的姓名往往既可以作为人名,也可以作为一种物象的名称,物象的性质,不同物象之间的组合、生克,昭示了对应人物命运的必然性,即“假捏一人,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亦必依山点石,借海扬波”(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上)》9)。这些具有特殊寓意的物象,就是意象。浦安迪也选择“寓意”一词翻译“allegory”,认为寓意就是“除了表面的细节外,还设计了一层或多层意义”(浦安迪,《中国叙事学》162)。意象就起到了在这些意义中穿针引线的作用。不过,张竹坡所注意到的意象,基本都与人物的姓名在字面上有直接关系,但《金瓶梅》中的意象与情节、人物的关系远不止这一种单调的映射,除了虎之外,《金瓶梅》中花园、鞋、帘子等意象都具有一定的叙事功能,这些意象并不一定与某个人物有直白的字面呼应。通过丰富的意象,作者拓展出了一个充满隐喻的、关于欲望的抽象世界,与故事中具象的“人间丑态”相互映射,从而达到沟通两层意义的效果。

虎意象的特殊性在于:在众多意象中,虎意象在小说中出场最早,与欲望的映射关系直白,从虎意象可以清晰地看出意象是如何沟通实写与寓意两层意义的。词话本借《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引出全文,这个故事既是一个关于制服欲望的寓言,也是对故事发展的预言,后文的各种情节反复印证了武松打虎的寓意,性欲伤人的隐喻在第一回就埋下了;如果说词话本中“虎”意象的寓意更多来自对文学传统的继承,那么崇祯本则突破了“依附经典故事而编创新故事”的民间叙事传统(徐大军 200),改写了第一回之后,虎意象的寓意进一步丰富了,它所象征的是包括财欲、性欲在内的更广泛的欲望,玉皇庙观虎与武松打虎两条线索一虚一实相互映射,更说明了欲望兼具诱惑与危险的两重性不仅存在于虚无缥缈的信仰世界,它同样作用于现实生活,是具有普遍性的。在贯穿全书

的“龙虎斗”结构中同样可以看到一种普遍性,龙虎异位,阴阳颠倒,西门庆家庭因而走向崩溃,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其他家庭乃至整个国家、社会。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陈利娟:《从“虎中美女”与“梦幻泡影”论〈金瓶梅〉两大系统的主题差异》,《湖南科技学院学报》7(2014): 40—42。

[Chen, Lijuan. “‘Beauty among Tigers’ and ‘Dream, Fiction, Bubble and Shadow’: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Major Systems of *Golden Lotus*.”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7 (2014): 40 – 42.]

陈利娟 王齐洲:《〈金瓶梅词话〉“虎中美女”意象新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2014): 148—151。

[Chen, Lijuan, and Wang Qizhou. “On the Image of ‘Beauty among Tigers’ in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 (2014): 148 – 151.]

戴冠:《濯缨亭笔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103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 年。138—208。

[Dai, Guan. “Notes on Zhuoying Pavilion.” *Collection of Works Mentioned in the Catalogue But Not Included i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103. Jinan: Qilu Press, 1995. 138 – 208.]

顾森:《渴望生命的图式——汉代西王母图像研究之一》,《中国汉画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郑先兴主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3—23。

[Gu, Sen. “The Pattern of Desire for Life: A Study on the Image of the Mother of the West in the Han Dynasty.”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nese Han Painting Society*. Ed. Zheng Xianxing. Wuhan: Hu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3 – 23.]

胡湖:《中国的虎故事与虎文化——以古代文言叙事作品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

[Hu, Hu. “China’s Tiger Stories and Tiger Culture: A Study Centered on Ancient Classical Narratives.” MA Thesi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2009.]

黄卫总:《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张蕴爽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

[Huang, Martin W. *Desire and Fictional Narrativ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rans. Zhang Yunshuang.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上)》,黄霖辑注。新加坡:南洋出版社,2021 年。

[Lanling Xiaoxiao Sheng.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Vol.

1. Ed. Huang Lin. Singapore: South Ocean Publishing House, 2021.]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下)》,黄霖辑注。新加坡:南洋出版社,2021 年。

[Lanling Xiaoxiao Sheng.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Vol. 3. Ed. Huang Lin. Singapore: South Ocean Publishing House, 2021.]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上)》,陶慕宁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

[Lanling Xiaoxiao Sheng.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Vol. 1. Ed. Tao Muni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0.]

李健:《龙从火里出,虎向水中生——为宋元时期道教龙虎镜正名》,《首都博物馆论丛》00(2013):278—291。

[Li, Jian. “Dragons Emerge from the Fire, Tigers Emerge from the Water: An Identification of the Taoist Dragon and Tiger Mirror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Capital Museum Collection* 00 (2013): 278 – 291.]

刘书成:《明清艳情小说与道教房中文化》,《甘肃社会科学》1(2003):27—31。

[Liu, Shucheng. “Romantic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aoist Domestic Sexual Culture.” *Gansu Social Sciences* 1 (2003): 27 – 3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年。

[Lu, Xun.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Beijing: Oriental Publishing House, 2012.]

Luo, Junjie. “Desire and Redemption: The Two Worlds in *Jin Ping Mei*.”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2010.

聂晓:《赵公明形象转变研究——兼谈道教与文学的互动》。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年。

[Nie, Xiao.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Zhao Gongming’s Image: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aoism and Literature.” MA thesis. Shanghai University, 2019.]

潘建国:《道教房中文化与明清小说中的性描写》,《明清小说研究》3(1997):57—70。

[Pan, Jianguo. “Taoist Room Culture and Sexual Description in Ming and Qing Fiction.” *Journal of Ming-Qing Fiction Studies* 3 (1997): 57 – 70.]

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沈亨寿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 年。

[Plaks, Andrew H. *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 Ssu ta ch’i-shu*. Trans. Sheng Hengshou. Beijing: China Peace Publishing House, 1993.]

——:《中国叙事学(第 2 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

- [Plaks, Andrew H. *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8.]
- Satyendra, Indira. “Metaphors of the Body: The Sexual Economy of the *Chin P'ing Mei Tz'u-hua*.”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15 (1993): 85–97.
- 施耐庵:《水浒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Shi, Naian. *The Water Margin*.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石进花:《“母老虎”及其同义词的民俗学解读》,《汉字文化》13(2022):174—177。
- [Shi, Jinhua. “A Folkloristic Interpretation of ‘Tigress’ and Its Synonyms.”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13 (2022): 174–177.]
- 史小军:《偷窥与窃听——〈金瓶梅〉趣话之一》,《国文天地》28.6(2012):29—35。
- [Shi, Xiaojun. “Voyeurism and Eavesdropping: A Remark on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The World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8.6 (2012): 29–35.]
- 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 [Tian, Xiaofei. *On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9.]
- 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郭晓惠、李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 [Van Gulik, Robert Hans.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 1500 B. C. till 1644 A. D.* Trans. Guo Xiaohui and Li Li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0.]
- Von Glahn, Richard. *The Sinister Way: The Divine and the Demonic in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魏伯阳:《周易参同契》,章伟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 [Wei, Boyang. *I Ching Cantong Qi*. Ed. Zhang Weiwe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4.]
- 吴元泰等:《四游记》。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
- [Wu, Yuantai, et al. *Four Journeys*.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13.]
- 徐大军:《〈金瓶梅词话〉叙事建构的文艺渊源刍议——以取径武松打虎故事的属性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4(2020):200—210。
- [Xu, Dajun.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Origins of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On the Attribute of Wu Song's Tiger Hunting Story.”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 (2020): 200–210.]
- 许仲琳:《封神演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Xu, Zhonglin. *Investiture of the Gods*.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1.]
- 张富春:《论瘟神赵公明是怎样成为财神的》,《宗教学研究》1(2006):126—130。
- [Zhang, Fuchun. “On Zhao Gongming's Change from the God of Pestilence to the God of Wealth.” *Religious Studies* 1 (2006): 126–130.]
- 赵佳佳:《〈金瓶梅〉主题研究综述》,《名作欣赏》3(2016):22—23。
- [Zhao, Jiajia. “Thematic Review of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Masterpieces Review* 3 (2016): 22–23.]
- 钟来因:《再论〈金瓶梅〉与道教》,《明清小说研究》Z1(1990):393—407。
- [Zhong, Laiyin. “Rediscussing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and Taoism.” *Journal of Ming-Qing Fiction Studies* Z1 (1990): 393–407.]
- 周俐:《古代小说中的人虎互化》,《明清小说研究》2(1992):31—44。
- [Zhou, Li. “The Mutual Transformation of Men and Tigers in Ancient Fiction.” *Journal of Ming-Qing Fiction Studies* 2 (1992): 31–44.]
- 朱刚:《故事·知识·观念:百回本〈西游记〉的文本层次》,《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2017):106—112。
- [Zhu, Gang. “Story, Knowledge and Conception: The Textual Layers of the One-Hundred-Chapter *Journey to the West*.” *Journal of Fud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2017): 106–112.]

(责任编辑:程华平)